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Volume 2 新第二期 Article 14

10-2000

〈扶桑為榕樹綜考〉補論

Cezong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周策縱 (2000)。〈扶桑為榕樹綜考〉補論。《嶺南學報》，新第二期，331-336。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2/iss1/14

This 短研蒐珍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扶桑為榕樹綜考〉補論

周策縱

威斯康辛大學

我在《嶺南學報》新一期發表的長文〈扶桑為榕樹綜考〉裏，留下了幾個疑問，須待澄清，現在分別補充說明如下：

一、北宋蔡襄和蘇軾：「扶桑」或「佛桑」的疑問

我在〈綜考〉(頁61)引了《古今圖書集成》選載蔡襄(1012-1067)詩「野人家家燄，燒紅有扶桑」，和蘇軾(1037-1101)詩「焰焰燒空紅佛桑」。曾遍查蔡襄的各種詩集，都找不到那兩句詩；並曾懷疑詩中的「扶桑」應是「佛桑」。我也曾指出蘇軾這句詩像是在摹倣蔡詩，而蘇詩有些版本「佛」作「拂」，由於上句是「涓涓泣露紫含笑」，「含笑」和「拂桑」都是動賓格，恰好相對，所以下句應作「拂桑」，不是「佛桑」(頁62)。不過蔡詩的出處和蘇詩的字句這兩個問題，我始終存有疑問。

今年(2000年)開春，我受香港中文大學之聘，來港客座三個月，為研究生二十八人開了一門「中國古典文獻研究法」的課。便在作業時要學生繼續探討這兩個疑問。這些碩士和博士班的高才生花了兩個星期，多數用了電腦，成績大有可觀。我就採用了他(她)們的一些發現來解答這兩個問題。

正如我所料，學生查了許多蔡襄詩集和詩選都找不到那兩句詩。可是，有兩個學生蘇春暉和何繼文卻在北京的農業出版社1982年影印日本所藏宋版《全芳備祖》前集卷20〈佛桑花〉條下「賦詠祖」項裏找到了所引蔡襄的這兩句詩。那是作為「五言散句」錄存在那裏的：

野人家焰焰，燒紅有佛桑。

果然如我所推測的，不是「扶桑」，而是「佛桑」二字。但上句末不是「家家焰」，卻是「家焰焰」。證以蘇軾的「焰焰燒空紅佛桑」，恰是摹仿蔡句，「焰焰」疊字，應該是比較正確的紀錄。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冊935，子部241「類書類」收有「宋陳景沂撰」《全芳備祖》一書，計前集27卷，所記皆花；後集31卷，為果、卉、草、木、農桑、蔬、藥七項。《四庫提要》云：「景沂號肥遯，天台人。仕履未詳。是書前有寶祐元年(1253年)韓境序。據序所言，此書於理宗(1225-1264年在位)時嘗進於朝，其事亦無可考」。這裏明說撰輯者名「陳景沂」，但蘇、何二生都說是「陳詠」。我手頭並無這本日本所藏宋版書的影印本，無由判斷。惟名「詠」似有可能，「景沂」當是其字。名字相應，當取義自《論語》〈先進〉篇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不過昭和五年(1930)東京的宮內省圖書寮出版的《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列有《天台陳先生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零本八冊。說明是「宋刊本。題江淮肥遯愚一子陳景沂編輯。建安祝穆訂正」(卷3，葉38上)。昭和三十一年出版的《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也登載同一書名和著者名(頁293)。我細讀韓境的序，知道陳君曾親訪他，「手數巨編以示」，自說是「少年之書，雖吾甚悔；好事者或取焉」。韓寫序時，陳似乎還活着。他應出生於寧宗(1195-1224在位)時。《提要》又云：此書於宋朝事實題詠記載特詳，「有他書不載，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資考證焉」。蔡襄這兩句詩正可作為例證(近年北京大學出版的《全宋詩》，冊7，卷385的蔡襄詩也失收這兩個「散句」，應該補入)。

至於蘇軾那句詩，有許多學生都查出大多數版本用「佛桑」，如黃齡嫻查了二十一種蘇軾詩全集和選集，包括王十朋(1112-1171)、王文誥、查慎行(1650-1727)、紀昀(1724-1805)、施元之諸本，和日本岩垂憲德(1873-?)、久保天隨(1875-1934)、釋清潭註解的《蘇東坡全詩集》(據復刻愛藏版；東京：日本圖書，1978年)，卷39，頁548，皆作「佛桑」。祇有四種，主要的是《四部備要》本和《國學基本叢書》本，作「拂桑」。她和好些學生，如吳展鵬、黃秀蘭、陳予望、許振聲、蘇家輝、吳偉洪等都能指出「含笑」或「紫含笑」乃花名。「含笑」是花名我原知道，但未注意這花有白有紫，因此疏忽未提到。若祇注意動賓格作對而不注意上下句皆指花名，的確是一疏失。他們引到宋陳善(十二世紀)《捫虱新話》〈論南中花卉〉：「又有紫含笑，香尤酷烈」。又引到清李調元(1734-1803)《南越筆記》〈含笑〉條：「又有紫含笑，初開亦香，是子瞻所稱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羅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開時一谷皆香，亦異事也」。皆可補我的不足。

其實《全芳備祖》卷19〈含笑花〉「事實祖」項下的「碎錄」裏早已引有《本草》云：「含笑花出海南，有紫白二種」。

也有些學生如許一芹等指出「扶」、「佛」、「拂」本義皆為輔弼，古可通用。按《漢書》〈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設為非有先生仕于吳，答吳王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顏師古(581-645)注：「拂，違戾也。拂音佛」。《文選》卷51引朔文「拂」即作「佛」。李善(約630-690)注引「韓(非)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

還有些學生認為：《本草綱目》等書所說的「扶桑」樹木，並不是神話所說的「扶桑」。這意見似乎很好。不過《古今圖書集成》在引了《山海經》中的「扶桑」後接着就引《本草綱目》說的「扶桑」植物，的確認為兩者有關連。恐怕要把兩者說成無關也不容易。

另有人認為：我既然否定朱槿等灌木小樹不能是啟發神話大木的「扶桑」，則榕樹的小朱果也不應啟發太陽從「扶桑」出生的神話。因此建議榕樹既可蔭蔽烈日乘涼，人在樹下見到地上的葉下日影，也可引發九日或十日生於此樹的想像。這種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不過我原來設想的成球的小朱果，本是以為幼小太陽可以長大成許多太陽，似乎比樹影要切實。當然這也不會影響榕巨大的形象，也不是榕樹可啟發「扶桑」神話的唯一理由。或可兩存其說。

二、廣州光孝寺菩提樹和榕樹的疑問

我在〈綜考〉第十節裏討論番禺訶林(即今廣州光孝寺)的訶黎勒樹和菩提樹時，曾從丁福保(1874-1952)的《佛學大辭典》中轉引了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的一段話，懷疑不是全文；並認為屈所描寫的既不是訶黎勒樹，也不像是菩提樹而應是榕樹(頁98-99)。但當時無法查到原文，疑團難釋。今來香港，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和中文大學圖書館得見羅香林(1906-1978)教授所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香港：中國學社，1960年)一書，才得解答。羅先生在頁155引有《廣東新語》卷25〈木語〉。這段原文是：

> 訶林有菩提樹，蕭梁時智藥三藏自西竺持來，今歷千餘年矣。大可百圍，作三四大柯。其莖不生於根，而生於枯。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計，大者合圍，小者供把。歲久根包其幹，幹已空中無幹，根即

其幹；枝亦空中無枝，根即其枝。其葉似柔桑而大，本圓末銳，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於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盡，惟餘細筋如絲，霏微蕩漾，以作燈帷笠帽，輕弱可愛；持贈遠人，比於綃縠，俗謂之菩提紗是也。(次句及末二句縱據丁引校補)。

這裏描述根和枝的關係，顯然是指「氣根」或「柱根」，所以我誤疑是榕樹。現在再看羅香林教授在同書頁158-159所引屈大均《援道堂集》的〈菩提樹〉詩：

菩提有靈樹，植自蕭梁年。智藥所移根，航海來炎天。
歲久幹中空，蒼皮相糾纏。根鬚自上生，千百垂連卷。
大者成虬螭，小者藤蘿穿。結束成一身，四體何拘攣。
下枝多洞穴，崩陷至三泉。上枝雖臃腫，亦自方且圓。
雷霆日大索，鱗爪無留姦。神火所焦灼，千尋亦童顛。
二月葉始隕，槎枒餘一拳。葉狀如柔桑，五月爭新妍。
僧伽漚成紗，弱薄如翅蟬。持以遺遠方，恍惚鮫綃煙。
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燒天邊。
開時無一葉，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東偏。
公鳳巢蕊中，血念綠毛鮮。復有細葉榕，交蔭連陌阡。
根鬚亦倒生，合抱為一椽。縱橫作廣廈，戶牖相盤旋。
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膚左右紐，癭瘤以萬千。
士女所婆娑，伏臘拜必虔。菩提更神怪，與之難比肩。
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與訶子接，右與蘋婆連。
蒲葵居門外，其壽亦彭鏗。下滋達摩井，上蒙虞翻園。
肥沃多膏火，鹹氣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細草皆千綿。
累石作香臺，蟲蟻愁攀援。

羅先生引完後評論說：「此詩淋漓元氣，涵蓋無遺，信為訶林詩苑元帥矣」。我不但有同感，並且相信這是中文詠樹木最具體和瑰麗的詩。屈大均在詩裏強調了菩提樹「根鬚自上生，千百垂連卷」。當然是指倒生的氣根。還在詩的中段描述「復有細葉榕，」「根鬚亦倒生」。又在末了提到「訶子」樹。可見他並沒有把這三種樹混淆。我懷疑他描述的是榕樹是沒有根據的

(他說的「光如十日出」二句，倒從菩提樹聯想到了扶桑神話)。其實有些記載也曾提到菩提樹有氣根，如《中文大辭典》就說：「菩提樹：桑科。常綠喬木。幹高至十丈以上。其地上橫枝有氣根，尖端入地如副幹狀，構成廣大之樹頂，其周圍有至二丈者」。又說：「果實球形，無柄，常兩個並生葉腋間，大如櫻桃，黑色，汁液可製彈性橡皮」。我在〈綜考〉文中一再指出菩提樹和榕樹是近親。但我沒見過菩提樹有氣根，可能不應以偏概全。不過印度人在佛教成立以前早就有崇拜樹木的風俗；釋迦牟尼在樹下證道的菩提樹到底是甚麼樹，說法也不一；有人甚至懷疑是否有此事。菩提樹本來產於印度東北，晉、唐以後傳入中國的，以至於蕭梁時傳到番禺光孝寺的，究竟是甚麼樹，也許還是個問題，須進一步研究，才能弄清楚。

三、《莊子》中的「櫟樹」為榕樹補證

我在〈綜考〉第七節中討論李綱〈榕木賦〉時，曾懷疑《莊子》〈人間世〉篇說的「櫟社樹」可能是榕樹(頁80)。我祇模糊地說了三點理由：(一)前人皆說「櫟樹」和榕樹都大而無用，祇有「無用之用」，性質相似。(二)若「扶桑」為榕樹，與日有關，而爍、鑠諸字皆從「樂」作，且都有火光顯灼之義，則櫟亦從「樂」作，亦可能和扶桑有關。(三)「樂」和「容」二字聲近。

我當時對第(三)點理由祇想到「音樂」的「樂」字和「容」字是雙聲，故僅說是「聲近」。其實我在第十節裏曾指出「日文讀榕為yō」(頁112)。這就和音樂的「樂」(yo)字完全同音了。此事可參看Takenobu Yoshitaro, ed. *Kenkyu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新和英大辭典, American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其中「容」(頁2173)、「溶」(頁2171)、「鎔」(頁2183)、「熔」(頁2176)諸字皆讀yo，「榕樹」則讀作yoju (頁2182)，也可讀作ako (頁22)；又看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2), p.1654。日文保存了許多中文古音，高本漢(K. Bernhard J. Karlgren, 1889-1978)嘗引用以重建漢字的古音。因此，「榕」字和「櫟」字的古音可能相同。(陝西「櫟陽縣」的「櫟」即讀yo，見《唐韻》、《廣韻》，和《集韻》；前二者讀「以灼」反或切，後者讀「弋灼切」)。這當是櫟樹即榕樹的確證。

2000年5月2日

寫成於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人頭上飛 陸雲西

（七言八句）

夾路疎籬錦作堆朝開暮落復朝開抽包粔籹輕拖紫近蒂臙脂釅抹顋占破半年猶道少何曾一日不芳來花中却是渠長命換舊添新底用催 楊誠齋

（七言律詩散句）

曉艷欲開孫武陣晚風争墮綠珠樓來如急電無因駐去似驚鴻不可收

佛桑花

事實祖

（碎錄）花似槿四時常開婦人簪帶之 臨漳志 佛桑花比朱槿頗耐蓋一種也 清漳志 佛桑其花丹重跗柔澤葉如桑其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條長數寸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為焰朝生暮隕 晉安海物異名記 茘支以指梅浸佛桑花為紅綴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 蔡君謨茘支譜

紀要 明道中予為漳州軍事判官晚秋至州西耕園驛庭有佛桑數十株開落繁盛念其寒月窮山方自媚好乃作耕園驛佛桑花詩一首既而歸將東下又作溪行一首慶曆七年予使本路明年夏四月自汀來漳被至是驛花尚仍舊追感昔遊因紀前事併載舊篇龕於西壁云 蔡君謨詩序

賦詠祖

（五言散句）

野人家焰二 燒紅有佛桑 同前

（七言八句）

使軺逡巡到天涯候館迂延感歲華白髮却攀臨砌樹青條猶放過墻花悲來惟有金樽切醉後曾乘海客槎欲問昔遊無處所晚煙生水日沉沙 蔡君謨二首